



究研庚式普

普式庚研究

著等德斯克尼亞·A

譯 等 盾 茅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二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普式庚研究

每冊實價捌角正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A. Anikst 等

譯者

茅盾等

編輯者

譯文社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第三八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Samuel Johnson

普式庚畫像及其簽字

前記

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彼得堡流傳着一個驚人的消息：詩人普式庚與人決鬥受了致命的重傷。這噩訊一下就傳遍了全俄羅斯，全國的民衆正像自身受了重創一般，焦灼地掛念着詩人。住在彼得堡的，都往普式庚住的那條街上跑，那街上擠滿了羣衆，站着等待消息。

普式庚痛苦地躺在病床上。他還年青，不過三十八歲，他愛惜自己的生命，也愛自己的詩作，更愛爲普通貴族詩人所不屑一顧的無數大衆。他捨不得死，但他那生理上的劇激的痛苦使他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將終結了。他這樣痛苦地捱受了一天，嘴裏反覆念着：「Toskā, Toskā!」①終於在二月十日，在幾個親近的友

① 俄語，爲憂愁，焦灼，不安，難過之意。

人面前，低聲與四周放着的書本告了別，心中焦急地掛念着他年青的妻子，慘然去世了。

當這位和專制殘暴的沙皇反抗一生而公開地同情於十二月黨的詩人的死訊傳出後，更顯出普式庚是如何被大眾所熱烈地愛着。詩人的遺體會安置在自宅的靈床上，前來瞻仰遺容的多至五萬餘人。他們爲他嘆息，痛哭，悲憤，懷恨。他們雖則未必準知道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借手於檀底司（Dantès）殺死了普式庚，但他們必然知道詩人的遭此毒手，是因為他是十二月黨的友人，站在民衆方面，他愛民衆，他愛自由，他與黑暗的殘暴的專制制度站在對立的地位，又加之別的事緣故。他們知道這敵人是誰，一個偉大的人的敵人，決不僅是一些奸險卑污的羣小，而是黑暗的專制制度，沙皇及其兇手們！當時二十三歲的騎兵小軍官萊爾蒙託夫所作的名詩普式庚之死，針對着這一切，便是一個明證。

統治階級明白這種心理，竭力設法消滅民衆的悲憤的情緒，防止詩人的影響

無限止地擴大起來，使愛他的民衆不能哭他，爲他懷着復仇的心，使他的死不在民衆的心上劃着深深的痕跡，而漸漸地淡然地忘記他，於是當局祕密地下了命令，在黑夜裏悄悄地將普式庚的靈柩放在一輛馬車上，由一個老傭人和一名憲兵護送着，人不知鬼不覺地載回甫斯科斯省斯基縣去了。該縣縣長並接到密令，不許任何人去迎接靈柩，也不許舉行任何哀弔的儀式。

尼古拉政權想把普式庚的反抗精神，普式庚的歌頌自由的詩歌，隨着他的遺體一同葬送。但這是不可能的麼？

到如今百年之後，俄國的君主專制消滅了，尼古拉及其兇手們也祇在歷史上留下了兇惡的污名，而被虐殺的詩人普式庚却復活了，他活在他的祖國的全蘇聯的民衆的心中，他也活在全世界愛自由的民衆的心中。尼古拉的鎗彈射死了普式庚的肉體，但他的堅貞不屈的精神，將隨着他的作品永垂不朽！

今年二月十日，正是這位偉大的詩人的逝世百年紀念日。

在他的祖國蘇聯從前年起就在竭力準備這盛大的紀念會。他們將普式庚的讀衆推廣到工廠，作坊，國家農場，集體農場中。他們大量的印行普式庚的作品，全國科學院印行的十八冊的普式庚全集，銷行五十四萬部，文藝出版部印行的六冊的全集，銷六十萬部，另一種 *Academia* 的六冊全集，也銷十五萬部，各種集銷行的數目，更爲可驚，多至八百四十萬部，其中有二百萬部還是豪華本呢。他的傳記也印行五十萬部。

這一方面證明了蘇聯的文化已深入民間，所以有這樣巨量的讀衆，同時也證明了普式庚和他的作品確爲民衆所愛好。

在中國，也有中蘇文化協會所發起的「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會」，那時將舉行盛大的紀念會，並建立銅像，開音樂會，講演會，印行普式庚的譯品等。

關於這位偉大的詩人，我們在「譯文」上已介紹過不少。創刊號開卷第一篇就是茅盾先生譯的普式庚是我輩中間的一個。他的散文作品也已經大半由我們翻

譯過來。在新二卷第一期我們還出過「普式庚特輯」。現在，當這逝世百年紀念的時候，我們除於「譯文」新二卷第六期再出一「普式庚紀念專號」以及準備刊行「普式庚選集」四冊外，又選集了一部分曾在「譯文」上發表過的關於普式庚的文章以及他的詩文，刊行了這本「普式庚研究」。這一是表示我們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的微意，二是因為從新的視角來研究普式庚的書，在中國似乎還一冊也沒有，所以這一冊書，對於以前沒有讀過「譯文」或讀過而沒有深切注意到這位偉大的詩人的讀者，也許有一點用處。

下面所收的各篇在「譯文」發表時大半都由各位譯者寫有後記，現在摘記如下：

普式庚是我輩中間的一個 原文是英文，登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二日的英文

Weekly Edition of Moscow Daily News。作者 A. Anikst，是否一個新興批評

家，可不知道，別處不會見過他。此文是紀念普式庚一百五十年生日的。

普式庚略傳 作者 N. V. Nekrasov 是蘇聯的世界語者，譯了許多的俄國的詩。本篇即載在他所譯的歐根·奧涅庚的世界語本的卷首，聲明着：「大都取材於布留索夫（V. Brusov，生於一八七三，死於一九二四，詩人）所編輯的普式庚全集的序解。」

普式庚怎樣寫作 譯自 Izvestia 報。

普式庚論 是一八八〇年六月莫斯科的普式庚塑像揭幕時，杜斯退益夫斯基作的有名的演說，這演說是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天鵝之歌」，也是他的最後一次的預言。這講稿是從 S. S. Koteliansky 和 J. M. Murry 的英譯轉譯的。

論普式庚的童話 題名雖是論他的童話，實則敘論了他的一生，我們由此可看到他的叛逆的一生的生活。是從一本新出的普式庚童話集中譯出的。

普式庚與拜倫主義 原文載在一九三六年十月號的日本改造雜誌上。作者昇

曙夢，是日本的俄國文學老大家，關於俄國文學的譯著頗多。本篇可說是普式庚前期藝術的介紹。

普式庚之死 是列爾孟託夫的最有名的詩歌之一。他生於一八一四，死於一八四一，本篇作於一八三七年。卽以此詩之故，使他從聖彼得堡流放到高加索去。讀者可以參看「譯文」前一卷六期中的一篇關於他的論文。本篇係從 Bela Manto 所譯的世界語本的列爾孟託夫的詩集中譯出，此書在一九一二年出版於巴黎。

波希米人 是根據 P. 梅里美 的法譯重譯的。

鏹形的皇后 是一八三四年的作品。

棺材商人、驛長、射擊 前兩篇是從法文重譯的，這三篇都是普式庚一八三〇年秋天在波爾廷諾寫的，收在他的白爾金小說集中的。

秋天及其他 是譯自 M. Van Doran 所編的世界詩選，前二首，英譯者是 M. Eastman，後二首，英譯者是 B. Deutsch 和 A. Yarmolinsky。

漁夫與魚的故事

是他的著名的童話詩之一。

黃源

一九三七·一·三〇



普式庚木刻像

蘇聯・潘夫立諾夫作



普式庚的鋼筆畫



普式庚的手稿

兒童村（即前沙皇村）普氏求學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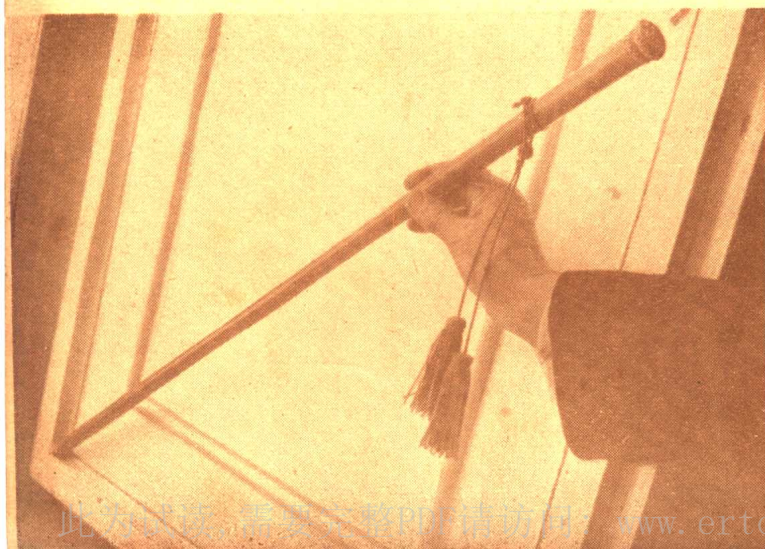


普式庚的故鄉





兒童村的普式庚銅像



普式庚的手杖